

寻访巴金在泉州的踪迹

■苏俊埔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位朋友对我说:“巴金年轻时来过泉州三次,他的作品多次写到泉州。我带你到巴金住过的地方走走,你再读他的作品会有感觉。”

他知道,那段时间我正关注巴金早期的小说、散文。

我们穿过幽暗的中山北路来到黎明大学操场。校园内一间间教室亮着灯光。

朋友说,1930年八九月间,巴金第一次来泉州时住在这里。这原本是武庙,当时黎明高级中学刚办一年。学校里汇集了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想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那时的教室是茅草屋,很简陋。如今仅存的只有这两棵大榕树了。

我凝望着校园里两棵高大的老榕树,树冠伸展开,一团团黑黝黝茂盛的树叶伸向深蓝色的夜空。

“两株大榕树立在阴暗的背景里,两大堆茂盛的绿叶在晚风里微微摇动,好像两个巨大的黑影在空中舞动。”(巴金《电》)

我知道,那年巴金26岁,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刚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连载。

我在大榕树下徘徊许久。

“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着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我们望着夜渐渐地从庭前两棵大榕树繁茂的枝叶间落到地上,畅快地谈论着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美丽的未来的梦景。”(巴金《悼范兄》)

朋友又带我穿过学校旁一条窄窄的小巷,来到县后街。我们在一处破旧的围墙外停住了。围墙塌了个缺口,土堆上长着几丛龙舌兰。一扇油漆剥落的破旧木门虚掩着,门框上钉着一块门牌号,写着“二五号”。庭院深深,两旁树影扶疏,飘来阵阵玉兰花香。最里面一排房间,有个窗子还亮着灯光。

朋友说,那房间是当年巴金和年轻朋友讨论问题的地方。

“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去褪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

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巴金《黑土》)

我一下子有了穿越时空的感觉。一位身穿长衫的年轻人擎着火把,带着几位同伴在黑暗的窄巷穿行,身后传来恶犬的吠叫。亮着灯光的房间里,一位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站着侃侃而谈。那就是年轻的巴金,旁边围坐的一群年轻人,仰头望着他,一双双眼睛亮晶晶的,放着光。

我想,泉州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曾给年轻的巴金许多创作灵感。“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早已远去。巴金早期小说、散文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人以天下为己任,追求理想、光明和信仰的勇敢探索。这是巴金早期作品的主题之一。

天有点晚了。

朋友说:“巴金先生第二、三次来泉州,住在当时的平民中学,也就是文庙里。有空我再带你去看看。”

我赶紧说:“那儿曾是我的母校,很熟悉。我自己去吧。”

晚风阵阵,随风飘来的玉兰花香似乎更浓郁了。

听夜

■王任平

华灯初上的时候,公园里广场舞交谊舞的乐曲声便争先恐后地交响起来,一浪一浪,高低互换。有的乐曲像烟花似的直击天空,还带着回响,一阵一阵;有的声音又像是乡间小河里的流水一样,舒缓缠绵。

大街小巷,霓虹闪烁。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酒馆的划拳声隐隐约约,歌厅的唱歌声若有若无。它们被大小车辆马达的轰鸣声串在了一起,又被公园广场的舞曲声严严实实地包住了。

大概九点钟的时候,随着各处广场舞结束,以及学校晚自习的学生被陆陆续续接回家,夜突然安静了下来,整个城市渐渐入睡。

走出家门去听夜。路灯用闪烁的眼神在跟你打招呼。墙角杳杳,屋顶树梢,幽幽暗暗。黑暗把光亮摁在地上摩擦,光亮似乎发出了一丝丝悲鸣。随着思绪在水面上破碎,耳朵里涌入各种不可捉摸的声音。是亘古的沙场上千军万马在厮杀呢,还是僻静的铺满落叶的秋道上一对对情侣在行走?是海浪在依依不舍地作别沙滩呢,还是波涛在轰轰烈烈地迎接轮船?是犄角杳杳不知名的昆虫在举办舞会呢,还是泥土里各种的小动物在招待客人?都无从知道!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父亲在一次次地把我抛向空中,然后又一把抱住,欢笑声像炊烟袅袅娜娜。又好像回到年轻的时候,和热恋的女友在溪边漫步,嬉闹的声音像小提琴演奏的《梁祝》。是不是还偶尔传来了狼外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和魔法坏女巫低沉而有力的嗓音?“嘤嘤呀呀”,作作索索,“滋滋呼呼”,不绝于耳……夜的精灵在动用所有的乐器演奏出这一方天地的静美!

夜深深,我沉沉,移步回家。客厅里的皮沙发正敞开着空旷的胸怀在和周围的茶几茶具细聊,似乎在对白天的主人或客人品头论足,惹得吊顶灯和壁灯发出了滋滋的不满的责备声。电视忙了一整天睡得格外香甜,冰箱半梦半醒,不时打着呼噜。

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厨房。锅碗瓢盆都洗了澡,在光影中纷纷闪现着锃光瓦亮,好像在比赛谁更干净。灶台、抽油烟机和水龙头似乎在举行“另外一场竞赛”,竞赛的内容就是静谧。只有烧水壶和卫生间的热水器不时地相互在喊话在鼓劲。

卧室里床被在一轮轮催促着我,它们已经等待了我很久了。我知道它们习惯了用我的温度去解除孤寂凄冷。衣柜在墙边矗立着,它是卧室的守护神,默默地见证着我所有的梦。我的鼾声慢慢响起了。但鸡鸣又将唤来下一个朝暾,人间必将更加静美……



投稿邮箱:dzn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

雨中的滴水兽



滴水兽(至柏峰摄)

■曾剑青

五月的天空下,我在闽南的古厝群间踟蹰而行。走着走着,天忽地变了脸色。雨点先是三两点,继而便如瓢泼般倾泻下来。我只得躲在一处屋檐下暂避。雨声哗哗啦啦,雨帘如瀑布,雨打在石板上,顿时溅起无数水花。就在此时,我发现平日并不引起人们注意的滴水兽。

对面的屋檐上,一段距离就安排一个滴水兽,有龙形的,有鱼形的,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雨水从屋顶汇集,自这些兽口中喷吐而出,形成一道道水柱。起初只是涓涓细流,如银线般垂落,滴答滴答轻轻吟唱着舒缓的旋律。

我细看那些形态各异的小兽,

有的龙口大张,身体盘曲,喷出的水柱最为凶猛,如白练当空舞;有的双目圆睁,憨态可掬,水流从它鼓起的腮边溢出,形成细密的水帘;还有的作腾跃状,仿佛要离瓦飞去,水流便顺着它昂起的头颅斜斜射出,在风中摇曳生姿。雨水从它们口中喷出,倒像是这些石兽活了过来,正在戏水一般。一只麒麟状的滴水兽尤其生动,水流从其张开的獠牙间喷涌,在檐下形成一片水雾,在微光中折射出七彩的光晕。

雨愈下愈大,那些滴水兽也益发活跃。水流激射,在灰暗的天空背景下,竟显出几分生气来。那水柱时而笔直如箭,时而散开成扇,在灰暗的雨幕中勾勒出瞬息万变的轨迹。水珠跌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声音,与雨声交织成奇妙的乐

章。我忽而想到,这哪里是简单的排水装置!分明是匠人们将整个天地生灵都搬上了屋檐。水自天降,经兽口吐出,又归于大地,恰是一个小小的轮回。一只蟠龙滴水兽喷出的水柱最为壮观,水流冲击在下方石板上,溅起的水花足有尺余高,在石缝间形成小小的漩涡,又匆匆流去。

据说这些滴水兽是闽南人下南洋后,回家乡“起大厝”,不忘将故土的建筑技艺与异域风情相融合,造出这等精巧之物。滴水兽既能护墙排水,又可供人赏玩,睛口里是装饰,雨天时它们便活了,在水的作用下,栩栩如生地再现它们的神韵。看!那一只西洋风格的天使兽首与中式鲤鱼造型相邻而立,喷出的水流在空中交会,煞是有趣。看!那貔貅造型的滴水兽,大嘴朝天,喷出的水柱足有手臂粗细,在雨中画出优美的抛物线,落地时发出“哗啦”巨响,仿佛在向过客示威。

古时的匠人将排水口雕成小兽,使无情的雨水也带上了灵性。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再现?他们将生活的艰辛,化作屋檐上的诗意,让每一个雨天都成为艺术的展演。

雨渐渐小了,滴水兽的表演也接近尾声。水柱变得细弱,最后只剩下零星的滴水。那些小兽又恢复了平静,静静地伏在檐上,等待下一场雨的唤醒。最后几滴水珠挂在兽吻上,在风中摇晃,终于不舍地坠落。

雨停了,天光重现。我最后望了一眼那些重归寂静的滴水兽,它们湿漉漉的,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水珠从兽吻尖端缓缓滴落,在地上汇成小小的水洼,倒映着蓝天。我知道,当下一个雨天来临,它们又会活过来,继续那已持续了数百年的表演。